

ZUIZHONGPANJU

最终判决

二 十 集 电 视 连 续 剧

吴志刚 胡三香



最终判决

吴志刚 胡三香

长江文艺出版社

I247.5
3206

5B434/08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终判决/吴志刚,胡三香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4

ISBN 7-5354-2177-6

I.最…

II.①吴…②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63 号

责任编辑:刘 青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崇阳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1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654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一个从小没有母爱,而得到几乎所有畸形宠爱和呵护的少年,张狂任性,为争得所谓的一方霸权而故意杀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判决。由此法庭内外,演绎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牵涉出三个家庭的恩怨情仇、五个案件的相互缠绕、三代法官的性格交锋。有头有脸的父亲为救儿子,玩弄法律于股掌,凌辱正义于笑谈,行贿、威胁、陷害、暗杀、不择手段。在一张钱权交易、恐怖阴影的大网笼罩下,展开了激烈的人性搏斗和善恶较量……小说弘扬法律真谛,畅叙人间情理,以简练、明快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法官的鲜活形象。

同名电视剧已在全国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映。

第 一 章

三江市公安局的新办公大楼，坐落在中国腹地这个特大型省会城市最年轻的大道——发展大道西端，主楼 18 层，门前的停车场整整 4200 平方米，还装有 8 盏射灯。

刚搬进新办公楼那天，局刑侦处处长郭立德不知怎么，竟冲着顶头上司、分管副局长汪源发了一通牢骚：“整这么气派干什么？这门前说是停车场，我看简直可以搞阅兵式了。白天看已经够显眼的，你还造 8 盏夜间照景的射灯，惟恐市民不知道这儿是公安局？我说汪局，一个市的公安局发达了可算不上什么值得骄傲的景儿，真正……”

“奇谈怪论！”汪源不满地横了自己手下的爱将一眼：“这气派劲儿有什么不好，你若再抓几个犯罪嫌疑人进来，他们一瞅这高大宽阔的威风景儿，保准整个精神、心灵都会下意识地萎缩三分。现在国外的犯罪团伙都现代化到牙齿、脚丫子，你不是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从思想到观念，从装备到技术都得现代起来。告诉你，这景儿还只是我们迈向新世纪的开始，马上还要进口新型警用直升飞机，你的指挥车也要配上卫星导航设备，连我们的服装都要换新式的，与国际接轨……”

“真的？”郭立德眼一亮，倏地又暗下来。他朝发展大道东端瞟

了一眼，闷声闷气嘟哝道：“可你瞧瞧人家那办公房，简直是六十年代的工厂俱乐部，他们才真是该现代化起来的，该比咱们更庄严、气派、威风凛凛。”

汪源这才恍然大悟：“好哇，我说奇怪嘛，原来你这家伙的无名牢骚是为了可怜大关区人民法院，准确地说是替你媳妇鸣冤叫屈啊！难怪人家说你郭立德一个脑袋分两半用，半是案子半是梅雯丽，哈哈……”

郭立德不吱声了，浓眉下的大眼睛眯成一条线，泄露出惬意的光彩。

半晌，他伸手从汪源的衣口袋里摸出香烟，往上司嘴里塞一支，自己衔一支，小声分辩道：“嗨，谁这么在背后编排我？我郭立德的脑子百分之百都用在工作上，这你汪局作证。哼，纯粹是嫉妒！”

汪源一乐：“不打自招！”

郭立德今年46岁。他迄今人生最自豪、得意的一件事就是赢得了梅雯丽的真爱并娶之为妻。她漂亮自不必说，更难得的是她贤惠、温柔、勤劳、宽容……几乎中国传统观念中作为女人应具有的一切优点、美德都集于一身。

有一次，郭立德带领的专案组破获了公安部督办的一桩特大凶杀案，庆功宴会上，疲惫不堪的刑侦处长架不住场面多喝了几杯，同事们一半真心一半玩笑地议论起了梅雯丽，说她虽年过四十却依旧风姿绰约，穿上法官制服，戴上悬有国徽的大盖帽，往审判庭上这么一坐，被告席上再污秽的眼珠都会情不自禁地眨巴出几滴泪水冲刷一下目光，惟恐再添一分亵渎；而一当梅雯丽开口，那又是一种风景：逻辑缜密、用律严谨、粉面含威、柔语无情，令罪犯欲服嘴不甘，欲恨心不忍……

郭立德打了个酒隔，摆摆手：“瞎说，杜撰。我还不知道雯丽，她脱掉法官制服就是个好女人，回到家就是个好儿媳、好母亲、好妻子。知道吗？她侍候老爷子是恭恭敬敬，无微不至；照顾小洁那是细心如发，更像免费请来的保姆；待我就更……”他突然掩住了嘴。

同事们穷追猛打：“怕不是那么回事吧郭处，吹牛也得看看对象，咱哥们可是三江市出了名的优秀侦察员啦，别蒙唬。瞧你这三粗五大胡子拉碴的，又是烟又是酒，人家梅法官让你进门？还不一脚把你踹到汉江卷入长江……”

郭立德给挤兑急了，说走了嘴：“屁话！我这副粗样儿咋啦？你们当我是汪局——加班回家了让老婆关在门外半个小时？以为我是大熊——嘴里有酒味就撒谎说有任务自个儿睡办公室……哎，别看我这副玉倾山倒的样儿，只要她在家，洗脚水给打去，一杯醒酒茶给泡去，我就是想……想那种事儿，不是吹，保准是她先上床……笑什么？不信你们去核实……”

当然，没有谁真的傻楞叭叽地去核实郭立德这牛气烘烘的话，既是敬重他们的刑侦处长，更是敬重女法官梅雯丽。从心底里说，这群常年在外面没日没夜抛家不顾舍生忘死办案子抓歹徒的侦察员们真的为他们的头儿而高兴、而羡慕、而嫉妒。

男人，年轻时有一红颜知己不易；婚后有一知心贴腹的妻子更难。

郭立德刚从厦门办完一件案子回到三江市，一进刑侦处的门，值班的小俞就急切地告诉他：“郭处，快回家，大嫂受伤了。”

郭立德一惊：“什么？谁告诉你的？”

“你女儿郭洁刚来的电话。”

“怎么回事？她伤在哪儿，危险不……”一连串的问候却不待

小俞回答，郭立德已奔出门外。

三江市辖七城区、四郊区、三个县，近九百万人口。举水、汉水、长江将其南北东西分割，是中国著名的“江城”。

大关区在长江北岸，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商业区，也是老城区。

上午 10 时。大关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这个法庭比一所中学的教室大不了多少，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都不进行公开审理。所以除法官、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外别无他人，倒也显得宽敞。法庭正中央幕墙上居中高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十分庄严。

今天的被告席上是三个未满 18 岁的男青年，每个被告人背后两旁都站着全副武装的法警。

少年法庭庭长，本案的主审法官梅雯丽站起来，两旁的审判员王霞、董承辉站起来，公诉人、辩护人也站起来。

梅雯丽又看了三名被告一眼，大盖帽下的明眸里满是凛然正气，满是一股威严，也闪过一丝惋惜。她拿起《判决书》，几乎是背诵下来——

“被告人王立军，男，1983 年 10 月 28 日出生，汉族，三江市河口区人，初中文化程度，因抢劫案于 1997 年 7 月 16 日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1997 年 9 月 14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在本市大关区公安局看守所。

“被告人刘晓，男，1982 年 2 月 28 日出生，汉族，三江市大关区人，初中文化程度，因抢劫案于 1997 年 7 月 16 日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1997 年 9 月 14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在本市大关区公安局看守所。

“被告人李春保，男，1982 年 11 月 18 日生，汉族，三江市大关区人，高中文化程度，市第三职业学校一年级三班学生，因抢劫案

于1997年7月16日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1997年9月14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在本市大关区公安局看守所。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立军于1997年7月16日晚9时许,携带短刀铁锤伙同刘晓、李春保,进入荷花小区26栋三单元实施抢劫。被告人王立军、刘晓伪装成煤气公司安全检查员进入8楼2号,李春保在门外望风。王、刘二人进入后,遭到户主人陈建新和儿子陈锋的叫喊反抗,王立军拔出短刀向陈建新腹部、腿部各刺一刀后同刘晓夺门逃出,李春保见事败露也慌忙跟随逃离。三被告在逃跑中被大关区公安局巡警抓获,当场缴获短刀和铁锤各一把。被告人王立军、刘晓、李春保其对抢劫事实均供认不讳。

“被告人王立军还于1997年1月5日晚10时许、1997年3月14日晚11时许,两次在沿河大道持刀抢劫行人,共得人民币650元,传呼机一部,手表两块。本项事实系被告人在羁押期间坦白交待,与被抢劫人李晓英、田红报案事实相符,认定属实。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立军伙同刘晓、李春保入户抢劫,致人重伤,情节严重,依法已构成抢劫罪,应予惩处。被告人王立军羁押期间交待拦路抢劫犯罪事实,虽非自动投案,不属于自首行为,但能坦白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依法从轻处罚。

“本院为严肃国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1项、第5项,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立军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刘晓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李春保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被告人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三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梅雯丽,审判员王霞、董承辉。”

一千多字的《判决书》，梅雯丽用时5分钟，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区检察院出庭的公诉人暗暗叹服：梅庭长真可以到电视台当新闻联播节目的主持人了，这职业素质，绝！

审判员王霞比梅雯丽小几岁，但一直在一个办公室共事，算是老搭档了，去年被提拔为少年法庭副庭长。

董承辉是安徽绩溪人，94年从中南政法大学毕业留在了三江市，是大关区法院少年法庭中惟一的男子汉。他对梅雯丽十分崇拜和信服，不仅仅因为梅雯丽是领导，更源于她的气质和能力。梅雯丽和王霞也很喜欢董承辉，觉得他虽年轻却并不狂傲，身上有一种山里孩子天生的纯朴、执着，有一种嫉恶如仇的正直、坦荡，还有眼下青年人中不多见的忠厚、善良，讲孝心。董承辉一参加工作就把多病的母亲从安徽接来与自己住在一起，千方百计尽心照顾。

去年春节，梅雯丽和庭里的六个女审判官到董承辉家作客，听他母亲夸儿子说“承辉长这么大，上了大学，当了法官，可在我跟前从没顶过一句嘴，发过一次脾气”。

王霞笑道：“他在单位里可没这么好的性格，总跟我们争吵。”

梅雯丽忙说：“大妈，别听王霞的，她是开玩笑。我们办案子中发生争执是常有的事，小董对我们这些大姐们都很尊敬。”然而，董妈妈的这些话梅雯丽记在了心里，她认为这是董承辉的一个最难得的优点，是一种当好少年法庭法官潜在的必备的品质。铁面无私是对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是对认定这个事实，依法为其定性、定罪的执法过程。而对被告人——未成年人的犯罪青少年，铁面无私的后面不能是铁面无情。

回到办公室，董承辉就叫起来：“今天的中午饭不用上食堂了。”

少年法庭不知什么时候形成了一个惯例，凡审结完一个案子就由主审官掏钱请客。

梅雯丽一笑：“行啊，等马莲、徐燕她们回来后就走。”

董承辉说：“老地方——‘粗茶淡饭’，老标准——120元。哎，今天得点上一个时令菜‘仔鸡烧板栗’。”

王霞接着话茬：“雯丽，今天我做东。”

梅雯丽：“惯例你忘了？我是本案的主审官。”

王霞不好意思地看了梅雯丽一眼，小声说：“你已替我做了几回东家了……”

梅雯丽一笑：“那有什么，我的经济条件比你好。再说了，我们家立德他们市局刑侦处的规矩还简单一点——谁官大吃谁的。”

“嘿，这法律铁。”董承辉一拍桌子，“可以预反腐败，确保当领导的嘴不软。”

王霞抿嘴一笑：“那我情愿一辈子不往上爬。雯丽，你这个庭长就搞‘终身制’得了。”王霞丈夫的单位经济效益不好，孩子又正读高中，家境比较困难。

梅雯丽噙了董承辉一眼：“你喝什么彩？那不把我吃个精穷。”她指着几个办公桌上堆的卷宗：“现在社会上青少年发案率不断上升，瞧这些案卷，只见增的不见减的，我们精神上累垮了，还想把我在经济上变个贫下中农？小董，你别想得美，赶明日我多叫你当几次主审官。王霞，你也别想陷害我。”

此言一发，在场的人大吃一惊，王霞更是愕然地盯着梅雯丽。

梅雯丽莞尔一笑：“你要不接这庭长这个位子不也拖住了我‘往上爬’的腿？！”

众人这才明白庭长的意思，都笑了。

梅雯丽一挥手道：“别担心，吃心烦了，我们就去吃周院长的。”

“把我吃穷了，我去吃郭老院长的。”门外响起了个浑厚的声音——原来是大关区法院院长周伯兴。他已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接住话柄微笑地走了进来。

“郭老院长”就是梅雯丽的公公，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现已离休。

梅雯丽忙让座，“周院长，您这就算多此一举了，吃老爷子的还需您开口。”

周伯兴哈哈大笑：“那赶情。丈母娘向着女婿，这公公就偏心儿媳妇，我充哪门子先锋，是吧？”他是北京通县人，说话还带有北京的地方口音。

“今天你们审结的案子干净利落，我听说王立军没上诉的意思。”周院长接过王霞递过来的茶，“关于这个案子的总结报告你们赶紧写出来，下周一院长办公会要议一下。”

王霞正想开口说明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梅雯丽四次到看守所了解情况，两次到王立军家所在的居委会调查被告人的历史、家庭背景，希望掌握能从轻处罚的依据……梅雯丽用眼光制止了她。

周伯兴又问道：“老院长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好，昨天还参加了中院老干处组织的‘重阳登山’呢。”梅雯丽答道。

“立德回来了吗？”郭立德原在部队当营参谋长时，周伯兴是他的团参谋长，彼此很熟悉。

梅雯丽眼一亮：“好像今天从福建回来吧，他比我还忙呢，说不准。”

周伯兴还要说下去，董承辉忍不住说：“喂，老院长，真是官官相护呵，你一来就只关心我们梅庭长……”

周伯兴一乐：“这有什么无名醋可吃的？我这就说到你，昨晚8点40分，你在电信大楼前的车站‘站桩’是吧？”

董承辉脸一红：“搭车回家，怎么啦？”

周伯兴险扭到一边：“是不是搭车，是不是回家谁知道？我只知你身边有个短发姑娘，你的右手搁人家腰上——我没眼花吧？”

周伯兴猛地转过头盯着董承辉的眼睛。

王霞捂着嘴笑道：“那是梅雯丽给介绍的。小董，案情发展挺迅速嘛。”

董承辉这下腼腆了：“老院长，这些事你何必明察秋毫呢……”

周伯兴站起来：“哼，你们这代年轻人总爱找我们老头子的茬儿，以为我们都古板了，老糊涂了，拿我们开涮？小哥儿们——嫩点！”

他不等董承辉的“认错”，率先迈开了腿：“走，到中山大道的‘东来顺’涮一锅去。还是你们庭长梅雯丽的心烦话——吃我周伯兴的。”

范石的家电维修铺在中山大道的一个小巷子口上，铁皮搭的，仅6个平方米，塞得满满的。这位当年华中理工学院机电系的工农兵大学生，在一家集体性质的机械厂当电工，十几年后又下岗了。前不久才从一个逝去的孤老头手中接过这间铁皮棚子，因为范石的修理技术好，故而生意不错。

此刻，一个法院的警察驾驶一辆摩托车而来，停在门口，问道：“你是范石先生吧？”

范石忙迎出来：“对。”

警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我是市中级法院的，这是给你父亲范少杰的，关于他《申诉书》的回复函，请签收。”

范石急切地问：“能立案吗？”

警察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你们自己看复函吧。”说完，走了。

范石小心地用剪刀剪开封口取出回复函，只看了一眼，心便凉了。他叹了口气，收拾工具，锁上铁皮棚子的门，回家。

范石的家在大关区最后一片老城区，斜巷深处一座带天井的

旧式青砖平房。

天近黄昏。

范少杰正坐在小凳上择着蒿子菜。他已年过古稀，满头白发，满脸皱纹，那张消瘦的脸透着饱经精神折磨的痕迹，除了那双眼睛还闪烁着慈祥的光彩外，就别无生机。

“爸，我回了。”范石拎着修理工具包进来，放下包便上前蹲下帮着择菜，随口问道：“小石呢？”

“他刚才接到一个传呼，回电话去了。”范少杰答道。

“爸，我们也装部电话吧。”范石说：“这巷子里好多人家都装了，家里有部电话您老也方便些，小石也不用老往外跑回柯机。”

“算了。”范少杰摇摇头：“你下岗大半年了才刚刚弄到个修理铺的门面，小石驾校毕业也只找到一个替人‘挑土’开出租车的活儿，这装一部电话少说也得两三千块……”

正说着，二十出头的范小石跑回家：“爷爷，哦，爸回来了。”

范石问：“谁来的电话？”

范小石道：“是车主秦麻子，他说今天有事，要我现在就去接班。”

范少杰慌了：“现在？你还没吃饭哩！”

“爷爷，您放心，我范小石大的本事没有，这在外撮一两顿饭的能力还是有的。”范小石一脸得意，转身又对父亲说：“爸，您照顾好爷爷，我走了。”

范少杰叫道：“小石，等等。”他走过来给孙子将衣服整了整，又从口袋里掏出 20 块钱塞给他：“在外面混白吃有什么出息？给你，想吃什么买什么吧。”

“爷爷”，范小石忙推辞道：“这钱我不能要，这是爸爸给您的零用钱。”

范少杰慈祥地笑笑：“傻孩子，爷爷整天呆在家里，一天三顿饭

就行了,用什么零钱?来,快拿着。”

范石开了口:“爷爷给你就拿着。”

范少杰嘱咐孙子道:“小石啊,听爷爷的话,你刚拿到执照不久,开车思想要集中,千万别开快车,远道别去,凡事留个心眼,现在抢劫出租车的事时有发生。就在市内跑,早点回来,别老惦记着挣钱,孩子,平安是福啊!”

每次出车,爷爷都是这番叮咛,范小石总不感到厌烦。他知道这是一种关心、疼爱。每次听到几句重复的话,他都有一种温暖的体味。

深秋的夜幕拉得快,天已灰暗下来。

梅雯丽合上卷宗,对王霞说:“就这样吧,崔远洋的案子你担任审判长,马莲和徐燕担任审判员,下周三开庭,你看时间紧不紧?”

王霞想了想,说:“我回去再把案卷材料看一看,明天上午与马莲她们议一下,后天回答你行吗?”

梅雯丽问:“怎么,还有什么疑点?”

王霞笑道:“学你呗,三思而后行。”

“另外,关于赵婷婷的偷窃案,我想交给金筠来审,让董承辉主审康小乐的贩黄案,你看如何?”

“雯丽,你真的怕被吃成贫下中农啦?”王霞打趣道。

梅雯丽略有所思地:“我来搞胡昊的案子,他的父亲是市经委的副主任,也许……算了,不谈这事,回家吧。”

王霞说:“你先走,我来整理王立军一案的审理总结报告,先把初稿拿出来你再改。”

梅雯丽拦住她:“行了,你快回家吧。我已叫董承辉整理去了,不能让他光想着约会。”

“你这当领导做大姐的,既修庙又撒香,闪乎人家的热情。”王

霞责怪道。

梅雯丽佯装思考地：“哎，我记得好像是你介绍经验时说的，初恋要给对方一张春的脸；瞅准了就给对方一团夏季的太阳；决定结婚时则送给对方一片秋天的云彩……嗯，蛮有韵味的。”

王霞扑哧一笑：“你真坏！”

梅雯丽换上便服同王霞出了法院，在门口分手，两人推着自行车一个往右一个朝左各自回家。

灰暗处，一个戴着草帽的男子从小巷里拐出，他半低着头，推着辆自行车悄悄尾随上了梅雯丽……

范小石接车拉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个十七八岁，理着小平头，穿着黑夹克衫的小青年，名叫韩勇。

韩勇高中没毕业就在社会上混，因为父亲是三江市著名的民营企业大吉利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有钱有势有社会地位，所以他的日子过得富裕、自在，平日里一帮小兄弟围着他转，模仿着港台影视片中黑社会的样子称呼他“勇哥”。

韩勇这会儿心里很不顺气。

下午，绰号“矮子”的钱虎告诉他说：“勇哥，他妈的长毛太欺负人了！王子歌舞厅明明是咱们的地盘，他偏要插一杠子。昨天晚上，我们点了的歌，他非要点；我们进的货他不但不准卖，还强逼着我们买他们的假货，不买就动手。黑皮、三狗都挨了他的打。勇哥，你说怎么办？”

韩勇年纪不大，但“老大”的派头学得有模有样。他叼着雪茄烟，淡淡地说：“没长记性，没告诉他你们是我的人？没多说几遍那儿是咱们的地面儿？”

钱虎急道：“说啦！他妈的长毛甩着大哥大的派头，鼻子哼了几声，屁话不扔啊！”

韩勇嘴角抽搐了一下，道：“你去打听一下，长毛今晚在哪儿？”

钱虎道：“他这几天一直盯在王子歌舞厅呢，看样子不把我们撵出来他不会罢手。”

韩勇将雪茄吐掉：“好吧，今晚我去会会他。”

钱虎提醒道：“长毛这小子个大，要不要我去跟建哥说一声，多带几个人？”

韩勇瞪了他一眼：“没出息，这点小事找建哥干什么？我一个人就能把他搞掂！”

钱虎好心地凑上去：“勇哥，长毛这小子蛮不讲理的……”

“有完没完？！”韩勇吼了一声。

韩勇生下来就没见过母亲，父亲虽百般疼爱他，却因商务缠身四处奔波也很少教育他。除了钱，韩勇再也没有得到什么苦口婆心；正因为不缺钱，他得到了几乎所有的畸形的宠爱和呵护。渐渐地，他没了约束，张狂任性，好不容易培育起了一种尊严和威风，现在居然遇到了挑战。

在韩勇的思维中，这种挑战才刺激——他已好久没在心理和精神上“遭遇激情”了。

范少杰已吃完晚饭，正坐在简易沙发上看 14 寸黑白电视机播放的节目。范石端着一杯茶走到他面前，迟疑了片刻，小声道：“嗯……爸，您送上去的申诉书，中院审监庭已回函了。”

范少杰两眼充满了希望：“哦，你什么时候收到的？”

“今天下午，他们送到我的修理铺交给我的。”

“说什么？”

“这……还是以前的说法：查无新的证人证据，不能立案。”范石从口袋中掏出信函交给父亲。

范少杰只觉一阵心悸，他愤懑地说：“哼，肯定又是那郭怀中从